



都市丽人行

DUSHI LIRENXING

仅有

Jinyouaibugou

寒冰/著

爱不够



新疆人民出版社

仅有爱不够

寒 冰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仅有爱不够/寒冰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 10

ISBN7-228-06668-5

I. 仅… II. 寒…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8593 号

仅有爱不够

寒冰 著

责任编辑 李玉新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四川成都泰吉印装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ISBN7-228-06668-5/I·2429 定价:19.80 元

内 容 提 要

人都要经历艰难苦痛,才会领悟到人生真谛,尤其是情感世界里沉浮的男女,如何在经济时代成为事业及婚姻的幸运者。

方子玉是一个非常漂亮、温柔贤淑的知识女性,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儿子乖巧,丈夫是商界名人,朋友们都非常羡慕她是一个幸福的女人。不料一天丈夫向她提出离婚,并选择了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如她的情人,方子玉仿佛一下掉进冰窟,痛不欲生,就在地万念俱灰时,一直默默爱慕她的大学同学闯进她的生活,用温情抚平她心灵的创伤,女人的醒悟来自心痛的时刻,她要重新自强、自立,爱又何必百分之百……



第一章

谁也无法否认，方子玉已经对麻将着了魔。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人民都在网络中打发空虚时，她却沉浸在骨牌那被千百年来众口烁金般诋毁的尸味里，盘算着节省下来的休闲时间。

黄浦江缓缓向东流着，在注入东海的那一刻，翻卷起无数的泛黄的白色泡沫，蔚为壮观地宣告着一条原始、古老的涓涓细流融入世界怀抱的情怀，忧伤得象一位受丈夫遗弃的怨妇。

东方明珠在沉思，在梳理它那昔日的辉煌、它会在遥指苍穹时对一天繁星说：“帮帮忙哦！这是怎么了！书香门第的她，怀揣着一张大学本科学位证书，怎么就喜欢上这个玩意呢？”

一切都不可思议。

方子玉却在内心替自己竖碑立传：我招谁惹谁了，难道从海外回归的中国人，就全都不拿筷子吃饭了吗？

真是少见多怪！

多少年来，中国人有崇洋的陋习，硬把西方桥牌的地位抬升到麻将以上，这已既成事实，她无力回天了。



对世纪末的上海阿拉来说，打高尔夫球是高贵的运动，站在黄浦江边耍几套太极拳是普通的运动，都是运动，谁人去享受则是各自的爱好了。

就拿方子玉住的那一片帝王别墅里的富豪来说，如果每天早晨都拥到黄浦江边打太极拳，只怕又会引来一些思想家从历史深处开展批判。

富人都清楚名牌衣服通常被名人们穿着，只有这样，才显出一种名至实归。

方子玉今天就穿着一身漂亮的时装，在骄阳如火的夏天里，赶到朋友家里去做牌局，对她来说，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她幸运地成了中国为数不多的富婆之一。

她喜欢这种刺激的游戏，同婚前喜欢出门旅游，到青春男女家里开 Party 一样，先把自己的心情打理好，再揣上足够那些打工一族奋斗半年乃至一年的钞票，顺着黄浦江的风，走在行色匆匆的人流里。那个时刻，她内心的优越感简直无以复加。

丈夫无数次鄙视她的嗜好，冷嘲热讽加旁敲侧击，她都无动无衷。她觉得，任何一种游戏，都有它存在的社会价值，游戏本身无可厚非，不偏不倚，全看把玩者的心态。

当然，出身大家的她是不会从此堕落的，除了和一些闺中女友玩玩牌，至今还没有被社会和道德惩罚或谴责过。不管丈夫如何地瞧不起她这些浪费光阴的公式，她还是一如既往地深爱着丈夫刘天明。

方子玉的心情出奇得佳，在牌桌上开始战斗前，她把每



个人从东南西北几个方向都恭维了一番，摸牌、掏钱、低声咒骂运气的姿态都是那么迷人。

所有的人都知道，现在她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上海人的前卫和排外是出了名的，不仅因为它是中国东南方的门户，而且还有百年前就沉淀在这里的洋浜泾文化，一代代的上海人，就在自我优越感里膨胀，封闭，挣扎着冲破历史的束缚，形成全新的文化形式和内容。

但他们是聪敏的，观念常常在一刹那就发生了转变。接受新生事物似乎是每个上海人从生下来就必须面对的考验，他们既保护了自己的尊严，又在不知不觉间形成转换，更替和新生比蚊子在潮湿地带繁衍还要快。

所以，这种娱乐方式在上海被许多阶层人热爱着。

方子玉婚后无所事事，一周里总要抽个三两天，跟一群朋友大战几百个回合。

牌局通常设在一个名叫“丽都”的海边俱乐部，那里离家不远，是浦东开发区的附属经济产物，不仅能吹海风，而且还能坐在牌桌上眺望波滔汹涌的大海，不管输赢如何，心情一整天都愉快无比。

战斗一般从早上十点开始，到下午五点准时结束，这是约定俗成的习惯，这样安排，其实别有深意。

聚在一起的这些女人，多数是自己或丈夫事业有成的主人翁，她们现在已经对金钱失去了兴趣，因为她们是不愁吃不愁穿的一群人。每天早上，伺侍丈夫儿女吃过早餐，分别



送他们出门上班或上学后，就开始呼朋引伴，享受剩下来的自由时间。

她们晚上都不打牌，这和西方上流社会的规律一样，五点以后，每个人都赶到美容厅或发廊，做一出款式新颖的发型，回家去沐浴更衣，然后等家人回家吃饭，或者是花枝招展地赶赴各种各样的宴会。

在那些建设者眼里，她们是腐朽的一族。

4

今天，方子玉却早早地建议收场，所有人无一例外地都暗中吃了一惊。

她的这个举动有些异常，不过她并没有解释什么，只是在心里哼了几声而已。理由很真实，除了晚上要参加一个商人召集的宴会外，还有一点就是她实在受不了坐在她上边那个女人的牌品。

其实方子玉并不在乎输赢的问题，一天下来，不过是三五七千元的损失或收获。对这群女人来说，充其量也就是一件半截裙或一个坤包的价钱，没有到伤筋动骨的地步。

但她一整天都闷闷不乐，主要是心头那口闷气，总也咽不下去，使得她难受之极。

上家那个精明透顶的女人，死死地抱着“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心态，一直痛下杀手。分明看到下家已处于弱势，输得一塌糊涂的样子了，还是一步也不放松，万分之一的机会都不保留，一定要让对方败得惨不忍睹，永远都无法翻身。

几个小时里，方子玉虽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打牌，其



实内心就像被三重大山压迫着一样，一直沉甸甸的。

方子玉生平最恨这种不会见好就收的人，尤其是牌桌上的女人，她暗中将银牙咬得“格格”直响，恨不得冲上去拨光她的衣服，让她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原形。

“我今天触了霉头！”这是她在牌桌上讲的第二句话。距第一句话已经有四个多小时了，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她忍无可忍地吼了起来，一连换了好几个方位，都还是受到那冤家的制约，好像她今天的皇历上不宜赌博一样。

最后的八圈牌，方子玉狠一狠心，干脆来个破罐子破摔，打出一些惊天动地的牌和一些惊天动地的气势，拼命让自己的下家胡牌，笑得那个眼睛本来就小的仇芳瞬间看不见眼珠子在哪里。

风水轮回一转，一发不可收拾，收拾残局时，她们才发现，结果所有的领土都被仇芳一统天下。

方子玉这才稍稍有些愉快的感觉。

她虽然输得最惨烈，但有其余的两位，尤其是那个不知死活的郑舒雅在一边陪葬，也算出了心中的一口鸟气。

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干任何事情，能够果断的一拍两散，任何人多少都会有一点快感。

况且，在这么多牌友中，方子玉跟仇芳又走得最近，牺牲千百个，幸福一个人，这种事不是普通人能做出来的。

“肥水不流外人田。”她挽着仇芳走出俱乐部大门时，快意恩仇地对她说了一句，而且还回头冲哭丧着脸的郑舒雅打了一声尖厉的呼哨。



仇芳没有开车来，据说车被司机开去接老公了，于是她就上了方子玉的车，顺风顺水地搭一程。

刚一落下屁股，仇芳就说开了。

“哎呀，笑死我了！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女人的脸色，一阵白一阵红的，只怕输得翻白眼呢！真是，几千元嘛，毛毛雨一场，也用得着那么紧张，也不怕人笑话。”她边说边笑，眼睛一瞬间又看不见了。

有人先替自己出了这口气，方子玉也不再装糊涂，干脆大肆批驳起郑舒雅来。

“就是，天底下都难找这种贪婪的女人，明明自己赢了不少，却总是害怕别人又赢回去。你不知道，有一手牌，她怕我要，活生生地一张一张地打出来。我都已经输成那样了，还死盯着我追杀。唉，跟这种人一起玩，一点意思也没有。”

“就是嘛，那个女人我也看不顺眼。要是李静在就好了。”

“哇！”

“咯吱！”

先是方子玉的一声低呼，接着是汽车在柏油路面上的硬性摩擦发出的抗议，两人都被吓了一跳。

“真是的，她搞什么嘛？几个星期都没看到她了。”

李静也是帝皇别墅里的主人翁，和她俩走得最近，而且她的家世也出奇的好，算得上一个不折不扣的上流妇女。

方子玉似乎还记得，李静跟仇芳多少还有一点亲戚关系，也许是有了这层原因，李静和仇芳更好一些。



“哎，她和你还是亲戚吧？”方子玉问。

“沾一点。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她的老公是我老公妹妹的老公的弟弟。”仇芳不满地说。

“真是山路十八弯，这么倒来倒去的，也只有你能记那么清楚。”方子玉不在乎仇芳的不快，继续嘲讽道。

在二十世纪末，这些现实似乎有些不合常规了，但是在一些特定的社交圈子里，婚姻多半被当成了生意上的攻守同盟和势均力敌的筹码。

说是生意式的婚姻，似乎也不太公平，方子玉就不同意这一点。因为家庭背景的缘故，这些孩子们从小就玩在一起，耳鬓厮磨，两小无猜地成长着，多少会有青梅竹马的嫌疑。一旦长大成人，青春萌动时，婚姻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但无论怎样的幸福美满，方子玉都觉得她们的婚姻跟生意没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她和丈夫刘天明就是这类婚姻的代表。

当年，刘家在上海老城厢是造罐头食品起家的，因为改革开放的政策和上海人的精明，刘家艰苦奋斗了十几年，多少也创出了一些品牌和声望。后来，刘天明又把眼光投向了房地产，真正走进了上流社会。在他创业的那几年，没有什么行业能跟房地产相比，加上各种关系，刘天明颇有前瞻地买下了浦东的大片滩涂。

那时，浦东还是一片滩涂和耕地，经济价值只被政府职能部门看重，在没有形成开发规模前，刘天明就得到了风声，率先挺进了那片荒芜之地，结果还引来一些成功人士的嘲



笑。

但后来的事实让那些嘲笑者惭愧无比，因为刘天明在一年之内就把资产提上亿元大关，而他们呢，在大浪淘沙的时代里，许多人都被泥沙掩埋了，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方子玉也称得上是名门之后，和刘天明的身家虽不能媲美，但也算得上小有名气。她的父亲没有多大的魄力敢在大海里弄潮，于是就继承了祖业，在城里开了一间小小的铺子卖金银首饰，不停地翻滚十几二十年，也积累了上千万的资金。店铺也由原来的临街小屋换成了两层楼面的大商场，位置就在中山东二路附近，那是名符其实的黄金地段，用上海人的话说，敢在那条路上随便溜达的人，也不是简单的角色。

如果是解放前，她家就是上海滩的金融世家，那些帝皇别墅里的主人都是什么世家的公子或太太。现在，她们只有一个封号：有钱人。

方家只有一儿一女，方子玉的大哥继承金店百分之七十的股份，独自一人经营，他早已成婚，妻子也是家世殷实的人，给方子玉生了一男一女两个侄儿。

刘方两家改革开放前都住在上海城内陆家浜一带，算得上世交。当时方子玉读中学时跟刘天明同班，多少有些早恋的苗头，后来，刘天明出国留学，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而方子玉则进入了复旦大学。

刘家当时家底较厚，刘天明每年暑假都要回上海来，在那些小时候的伙伴身边度过假期，方子玉读大学时已经像一朵水莲花般妩媚了，假期里见到刘天明时常常羞红了脸，竟



有了相思之意。

这样交往下去的后果是，当刘天明学成回国后，两人更加恋恋不舍，干脆就公开谈婚论嫁了。当时，双方的父母都赞成这门婚事。

惟一遗憾的是，方子玉的母亲还来不及看到女儿风光出嫁的那一刻，就黯然离去了。

想到这里，方子玉的眼睛湿润了，车开得摇摇晃晃的。

虽然是几十秒钟的回忆，像记录片一样从脑海里缓缓滑过，但她却仿佛又从小活过了一次似的。

仇芳奇怪地问：“子玉，你这是怎么啦？”

“没，没什么。”方子玉轻轻地笑了笑，又摇了摇头，腾出一只手来在脸上胡乱擦了几下。

“还说没什么？瞧你，眼睛都红了。”仇芳不解地说。

“真没什么。”方子玉怕自己一时的失态被女友嘲笑，马上一踏油门，汽车低吼一声，断然绝然地向前冲去。

她们这些女人，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嘲笑身边的同类，这是女人善妒的天性，又加之彼此交情不薄，这种没有恶意的嘲讽就成了她们思想、语言交锋上的牛刀，时不时小试一下。

方子玉和刘天明是公开恋爱关系两年后才穿上洁白的婚纱走进婚姻殿堂，屈指一算，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他们的儿子都已经八岁了。

八年的婚姻，两口子的小日子过得蛮舒服顺畅的。

刘家虽然是大富之家，却有着另一类和当今现实格格不



人的现象，那就是他们家的子弟并没有像其它改革后出现的暴发户子女一样，成为名符其实的纨绔子弟。相反，刘天明自小聪明异常，读书时在同龄人中是出类拔萃的。

两人幼时的玩伴，方子玉的中学同窗孙正也出国留学了几年，因为家庭的背景，免去了在国外餐厅涮盘子的艰劳，所以学业优异，毕业后马上回来帮助父母打点生意，很得二位老人的欢心，后来和刘天明一起办公司，做生意。

10 这年头，对于早把荷包装满了的中国人来说，最担心的事情有三：一是兄弟姊妹不和，个个为争家产祖业而磨拳擦掌，斗得死去活来的不像活；二是讨一些不三不四的老婆，包括现在所谓的影视歌星中的不如意女人，甚至还有一肚子花花肠子的什么模特佳丽，都会让老一辈的父母横竖都看不顺眼，弄些花边新闻什么的；三是夫妻双方拈花惹草的弄个什么第三者插足。

尤其是最后一件事，总把每个人都搞得像在敌后工作的地下党员一样，每天都绷紧了神经，生怕不幸的事突然降临在自己头上。

但孙家的二位老人似乎都没有顾虑，老大婚姻幸福美满，事业如日中天，老二虽未婚配，但为人老实得很，对新时代里任何花花世界都敬而远之。

孙正和刘天明不太一样，他工作之余喜欢听古典音乐，爱看书赏画下棋，时不时收藏一些古董，这种高尚的品味和情操，就知道不会在欢乐场中去逍遥，因此也少了许多隐患。

对这两位儿时好友，方子玉都很喜欢他们。



或许，孙正的将来会波澜不惊的，早已身为人妻的方子玉，时常这样替另一个好朋友祝愿。

等小汽车快速地驶上公路后，仇芳才敢开口说话。刚才的那一幕，吓了她一大跳，还以为方子玉受到了什么刺激，一下子把车开得飞快，跟玩命一样。

想起李静好多天都没有在牌局和饭局上出现，仇芳立即压低了声音说：“子玉，可能要出什么事？”

“啊？”方子玉又是一惊，女人的好奇又让她乱了方寸，不留神又踏到油门上，小汽车又是一阵猛烈地摇晃。

11

“出什么事？”

“唉！”

仇芳重重地叹了口气，这一天里，她才第一次恢复了女人味。“我们这些人会出什么事呢？不愁吃，不愁穿，说来说去，还不就是婚姻危机嘛。”

三十出头的女人，鼻子跟狗一样灵敏，几百年后的婚姻变异，现在就能闻出点味来。

“你是说李静的老公有外遇？”

方子玉减慢车速，从反光镜里看着仇芳问。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出了问题。反正他们两口子中有一个出现了第三者插足。”

“真是奇怪，现在不正在批判第三者吗？听说还要把这些写进新婚姻法里呢！这些人敢顶风作案？”

“别贫嘴了。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连死都不怕，还怕什



么道德和法律。”

“怎么说？”

“你没听一首诗中说的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呸，狗屁爱情。”方子玉鄙夷地一撇嘴，重新加快了车速，“哎，我说，不会是李静红杏出墙吧？”

“怎么会？这世界男女平等，女人有时候比男人都大胆呢，你没听崔健唱的歌吗，‘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真快，十几年的工夫，中国人把世界上的什么都学会了。我早就给家里那个死鬼打过招呼，他敢做初一给我看，我就做十五给他看，要让我吃哑巴汤元，门都没有。”

方子玉顿时默不作声。

结婚以来，她似乎从没有认真想过这些事，此刻被仇芳一刺激，不由自主地胡思乱想起来，“要是天明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我该怎么办呢？”她突然觉得想这样的问题实在太苦恼，太忿气了。

难道以牙还牙？去外面的世界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落脚点？她马上否认了这种可耻的念头。

想什么呢？这不是没事找事，自己给自己找别扭吗？方子玉轻轻一甩头发，专心开起车来。

看来，社会上更漂亮更有吸引力的女人太多了，男人们活该有这份艳福。而女人们呢？想找一个称心如意的老公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更别说再去找一个称心的男人来收拾自己的旧山河了。



“女人命苦啊！”她忽然大发感叹。

“想什么呢？担心老公？”

“不！我才不想管他。”

“别呀！男人管管有好处。再说你的这些话，谁信呢？针没扎到肉上不知道痛，只怕到时候你要大哭大闹，寻死觅活的也说不定。”

“乌鸦嘴，少在那儿咒我。”

方子玉立刻又好奇心大发，回过头去对仇芳说：“哎，我们去宋洁那里打听打听内部消息，怎么样？”

13

快嘴婆叫宋洁，其实刚二十出头，人虽然长得漂亮，却有爱说别人闲话的毛病，年轻轻地嫁给了一个半百的老头子，为的就是能住进上海滩这惟一的帝皇别墅。

那老头是做房地产的，生意很成功，但婚姻却不幸，被宋洁三五下就搅得昏天黑地的。不得已，当着老婆的面，认下了已挺着大肚子的宋洁。那位中年妇女不屑和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争一个半百的老头，嘴一撇，就丢下这对奸夫淫妇走了。

这对老夫少妻的新生活过得挺平静，不过宋洁被扶正后说话就大声大气起来，经常把那老头骂得狗血淋头，她闲来无事可做，就专门打听帝皇别墅里的所有隐私，连谁家的宠物跟跑进来的野狗野猫调情都查得清清楚楚，讲给别人听时唾沫横飞，血脉贲张，就像自己曾亲历亲为一样。

这样的一个宝贝，方子玉平时不太愿和她来往。一是从心里鄙视这些靠乳房大腿打天下的女人，二是生怕这人给自